王文安公詩文集

王文安公文集卷之三

男祐編集

記

重脩泰州儒學記

正統十四年己巳冬重脩泰州儒學既訖工學正陳孟旦遣州庠生薛振具書其事來請記曰州之學廟堂門廡歲久頹敝監察御史蔣公誠按巡淮甸至泰視之以

朝廷屢下詔興學勸士學可廢而不脩乎乃出已之俸錢為倡於是知州黃信與僚屬各捐廩俸市材木募工匠伐石冶鐵而富民巨商聞之亦以粟帛為助百費咸備乃撤其所謂頹敝者並手偕作大成殿兩廡靈星門泮

池池有亭門之外又開三池築臺其中以樹花木殿之
後明倫堂三齋堂後新作崇文閣高峻深廣以貯經史
百氏之書其亭廚庫之屬靡不周備而規制視舊有加
矣初以城中運木石甚艱乃相地所宜開小河二里許
引水抵學門之南以省運者之力人皆稱便凡所以經
營籌畫皆蔣公而竭力興作者信也協同其謀者提調
學校監察御史孫公暨巡按監察御史周公紀贊相者
揚州知府韓公弘督工匠者州判余敬鎮撫韓斌功垂
成吏部尚書趙公新以巡撫至加以督勵奬勸吏民欣
喜其成也人不以爲勞孟旦之所述其備如此嗚呼學

校之建教育賢才以為天下之用國朝
列聖相承為治之道本於用賢以學校為先務既命郡縣
脩學宮又置憲臣專理學政其法嚴矣矧淮海之濱泰
為名州士多才俊學不加脩葺可乎蔣公敦厚清慎執
法無私所至姦邪屏跡吏民　悅而尤以修學為己任
使泰州之學煥然一新可謂知其所重為今之名御史
也已泰之士來游於學者可居安而自逸乎必朝夕孜
孜從師取友習詩書禮樂之文講忠孝仁義之道出而
致君澤民斯無忝於為士無負於
朝家建學育才之意蔣公之修學孟旦之請文皆有望於

此也故為書之以記于堂

雷公廟禱雨記

大同古之雲中郡也郡城西北二十餘里有山巍然而高山之陽有雷公廟其神則相傳昔有雷姓者正直剛方死而有靈郡人祠之水旱疾疢必禱舊有碑于載其事謂廟建自元魏時歷唐宋至遼金益大其廟元末燬于兵

國朝洪武壬子鎮守都指揮使周立王約復建廟有禱輒應人敬仰之廟稍壞必爭加脩葺至于今翼然如新也

聖天子在位之七年為正統辛酉夏五月大同不雨鎮守

總兵官征西前將軍武進伯朱公冕理將閫戎務山東右參政沈公固暨都指揮馬公義大同知府欒瑄齋沐禱于神乃大雨禾秀而莪六月又不雨公復禱于神又大雨是歲郡中大稔郡耆老與衛之列校顧刻石以紀靈應而瑄以考績來京乃請予記嗚呼風雲雷雨其神所當祀者而雷則陰陽相薄而成聲赫然有神先儒謂在天之神陰陽造化是也斷廟未必非雷神而又以為雷姓者為神果誠然乎亦豈非其人能禦災捍患有德及人故神而祀之歟夫天神也人鬼也有幽明之間也未易昭格者也能秉一心之誠以祈以禱則必有所感

通所謂天神格人鬼享又曰有其誠則有其神是巳征
西公來鎮此邦號令嚴肅將士效用邉鄙安寧旱而致
禱輙應豈特能副
上委任之重哉又能以誠而格神也能憂民之憂不使民
饑困者也神之靈征西公之誠宜有記凡後之蒞是邦
者必有所視效於是廟必加崇祀焉瑄之徵記在辛酉
冬予莫考神之詳未敢執筆後二年癸亥夏始勉為之
書而沈公則拜戶部右侍郎仍理戎務云

大明重建南嶽廟記

自古帝王御極主典神天於名山大川之祀以五嶽為

大南嶽衡山也廟在赤帝峯之陽崇祀之禮粤有恒典

聖天子仁明睿智統承

太祖高皇帝鴻業尊居大寶德教弘敷禮樂明備文章制

作炳然煥然光昭列聖之謨烈致治之盛底于太平而

秩祀百神罔不秖肅維是南嶽廟之棟梁楹桷歲久摧

壞衡山知縣臣何義請加修葺

上以因其故修之圖其易非經久之計詔有司撤而新之

於是湖廣藩臣承命惟謹以衡州府知府鄒良廉正有

為俾之經營相度專理其事良乃殫厥智慮與同知胡

忠通判祝孟觽唐敬衡州衛指揮常旺范真等計其工

費各捐己俸精以供用乃發屬邑及旁郡之民伐石耴材木冶鐵陶甓百用悉備而孟簡敬李照唐豫稹知縣蔡森龔俛陰陽學官張璟桂陽州判官秦正等董工匠集衆力並手齊作良又躬自督勵晨夕罔敢有懈功垂成以致仕而去吳興余觀來守是郡推官王瀾繼至以前守之功不可稍慢相與協心致力功乃告成正殿寢殿前後並峙而東西有廊內外有門中有亭旁有宫有堂有齋廬厨庫暨神之像設繪飾金碧俱輝煌一新矣禮科給事中王公詔衡山人也以進士列官近侍操行清白謹於禮文喜廟之成手疏其始末徵予以記嗚呼

衡嶽在南方其地遠其山高峻磅礴上直軫翼下跨湖湘七十二峯環列左右巉嵒奇秀巖徑深阻險絕幽邃不可窮極靈氣所萃神明所都廟宮其可弗稱
上特命所建而二三守臣能體聖意興作以時勸勵有法人樂趨事以致其成功如此夫祀神禮也感神誠也新嶽廟祀之盡禮感之以誠也誠之至神其昭格百靈助順山川出雲甘雨時霈滋長萬物五穀歲稔民飽而嬉災厲息戢南服寧靖以昭
上事神之誠惟神永享廟祀惟國家奠安如泰山磐石至於萬　年之久於廟之建宜記以示後世其經度在正

統六年辛酉夏明年壬戌春興工成於十二年丁卯冬十二月始終凡七年云

重修西安府學記

陝西在昔為都會而西安則陝之大郡也郡學在城之中

天朝平一海宇因其舊址一新廟學歲久圮壞守臣不加繕修都察院副都御史陳公奉敕出鎮於陝以肅憲度鉏姦蠹綏民人整飭邊務為任而公乃首謁學宮覩其弊陋於是與守陝都督鄭銘暨都司布政按察三司諸官議各捐俸錢令有幹局者典其事募民伐石陶甓聚

材鳩工度其所用充足刻日興作人皆欣喜相與協力
脩大成殿暨兩廡腐者易之欹側者正之頹壞損折者
補之使之完固外作戟門靈星門鑿泮池引渠水通其
中凡庭宇隘者廓之垣墉卑者增崇之功既就僉都御
史王公翺代公還朝王公加以完美已而
上復命公鎮陝公併脩學舍新明倫堂葺四齋作左右會
饌二堂暨庖廚器皿之屬無不備具而西安之學煥然而
新規制有加于舊矣學之師生郡之吏民相與頌公之
功而布政使王進按察使鄧脩與僚佐謀非刻石無以
垂示久遠致書屬僉事莊觀以記為請嗚呼賢才致治

求本建學育才自古君天下者以為先務考諸經史可
見也
聖祖以文武大德嗣承列聖之統崇儒重道大興學校
教育賢俊資以輔佐太平之治屢命郡守縣令修學勸
士又藩方各置憲臣一人專理學政必欲士皆成才可
致於用而守令多不如意爲陳公總持憲綱鎮禦大藩
脩建郡學不勞民費財而致其功成之易如此蓋善於
經畫措置衆皆樂於趨事耳然公之意非止於此也而
陝於地河山之固土壤之厚文武周公之教素所漸被
風化民俗之美見稱於昔而又有大儒横渠張子道德

之言足以垂世教化民俗然論者謂近時陝之士風習

俗稍不如昔夫豈人性有異哉教道有所未至耳果能

誦詩書明禮樂盡忠孝守仁義敦信讓其俗將友薄歸

厚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可以為國家之用則士非徒學

也無負於

上之所以教育也此公之所以望於陝人者也公之脩學

其功誠可紀述遂為書之公名鎰字有戒世居姑蘇以

進士擢監察御史累陞副都御史今拜右都御史居臺

端志操峻潔鎮陝端重有為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按行

邊陲整飭武備儲積兵餉政令嚴肅將士效用銘以都

督守侯謹寔有才勇還字景陽會稽人祭字　　盱江
介皆以進士登身至長方岳學之俻肇於正統六年辛
酉春二月訖工於八年癸亥秋云

愛竹軒記

錢塘趙昂所居有湖山之勝居傍多種竹久之益茂凡
數千竿綠陰蔽日清風時來其趣脩然可賞也昂雅好
清致與客坐其下或授壺或彈琴或釂酒浩歌以適其
意於竹蓋甚愛之也因名其居曰愛竹之軒士大夫多
賦詩以歌詠之會昂以郡辟為從事上銓曹選入文淵
閣供纂脩之務授職浦城縣幕官去家雖遠而於竹未

嘗暫忘來覲京師請予記其軒錢塘東南繁華之地其人秀敏多藝能居室侈麗服用華靡所植皆奇花異卉以供耳目之玩於竹則未甚好也而昂獨愛之如此何其異於他人哉夫竹虛心勁節不為風霜所摧隱然有君子之操好之者必將以勵其節槩如竹之堅貞焉昂之志必在斯也不然何以愛之之深耶乃為記之以著昂之於竹非徒愛之也

重脩絳州儒學記

絳山西名州也王君汝績為州守政清訟簡吏民稱之汝績猶惕然以為未至比年來朝京師謂予曰州務粗

達維州學與陋未獲改作寺白宜丞圖之當大書以記其成汝績遷降乃率僚屬捐廩俸市材木募工伐石陶甓又勸民之富者出粟帛為助久而百費咸備乃悉撤其舊卜日興事工匠役夫川湊雲集先作大成殿次兩廡靈星門神庫神廚及明倫堂齋舍饌堂皆一新而聖賢像亦皆繪飾光華焜耀視舊大不侔矣初大成殿成學正劉章徵前大理少卿薛公為記至是繇之士願請書其始末以垂示永久汝績又以予嘗許以執筆致書請記夫學校作育賢才之地士之游於斯者講二帝三王周孔之道出而為天下國家之用此豈細故哉善為

政者必重於此而近時守令多忽其事焉
皇上興學之詔屢下猶漠然有不加意者余因是竊歎今
四方釋老之宮稍廢則其徒必作而大之守令士也於
二帝三王之道蓋嘗講之而於學之建置有不暇為反
不若釋老之徒矣亦何心哉不推其本不知所重者也
絳之民務捐劇前時守絳者以為難治未久輒罷去汝
績獨久於絳又重建學宮勸勵其士讀書誦詩欲其學
成而致之於用能體
上之聖意以興學為重者其汝績歟夫為政能舉事之重
者而成之則其政之施可知矣宜絳之吏民稱汝績絳

之士顧記其學之成功也余故為書之以績江西金谿今登鄉舉典教政知以薦為縣守學之建協力者同知其贊之者學正劉章訓導任原李敬馮穀董其役者耆老歐祐德梁適均陳本仁裴德成杜仲傑魯伸高經始於正統十二年丁卯春訖工於十三年戊辰秋八月記則明年己巳冬十月云

遺安先生遺像記

遺安先生周公仲德之卒在洪武壬午夏五月後十有八年是為永樂己亥先生之孫刑部員外郎忱以先生遺像示予觀之肅然加敬曰嘗聞周氏居廬陵累世顯

宦其人獨不嗜富貴刻志讀書隱而有德者唯先生而
已惜今不可見矣見先生之像專不爲喜予磊先生在
元時已卓然負才名左丞周公伯溫一見以大器期之
値時將危乃絕意功名而先生之父伯明甫方爲南康
知事亦棄官與夫人譚氏歸故鄉會歲大飢人相食先
生請於母夫人以金易粟濟饑者太夫人大喜遂爲粥以
食之全活者甚多死者棺斂而瘞之未幾譚夫人卒盜
賊蜂起乃奉南康公避亂山谷盜卒至先生悉遺以橐
中金帛曰幸無恐吾親也盜驚歎不敢犯而去初先生
之高祖豫章郡公守廬陵時以常平倉歲給不足割田

萬餘石益之名助平義廩至
天朝海宇既平有司竅田欲以歸先生乃力辭曰吾專其
利豈先祖置義廩意邪請給與耕者為產先生署券一
毫無所取嘗儲粟千斛有發而食之者人取其毋所製
棺與簪珥償粟先生悉不受姊早寡養之終身友人死
無子撫育其弱女具粧奩嫁之兄弟有爭訟者連年不
釋先生喻以大義兄弟遂和好如初先生之行誼如此
於乎非所謂有德之士哉故其沒也鄉之人無少長貴
賤莫不哀慟悲慕至今談道其德者猶不置諸口此予
聞之詳也夫士之賢者非其時隱身不仕有魏桓事親

孝使盜賊不加害有江革司馬芝能以財濟貧乏助死者以指有趙子武卹他人遺孤如已所生有吳長文此天下後世所稱義者而先生兼有其善宜乎人皆思慕不忘况覩先生之遺像者哉古者有德君子像而祠之于鄉使人有所景仰非先生其誰邪先生卒之年壽七十有一平生著述悉藏于家雅好龎德公爲人題所居曰遺安堂鄉人因尊之曰遺安云忱於予爲同年友思念祖德未嘗有忘故爲述其槩又系之詩以永其孝思也詩曰吁嗟先生令儀溫溫南康之子忠州之孫既殖其學遭時之迍惟兄孝友匪射于利饑民嗷嗷群兇相

睨先生閱焉以沛其施彼孤發者慄之煦之彼閱墻者亦既喻之彼不我欺孰敢違拒衆口喁喁嗟維先生廸我小子厥心孔臧先生之德終則不忘瞻此遺像生氣凜於先生所蓄其全者天徼在子孫有永其傳

水木清華亭記

吳縣知縣吳復克禮世居福州螺江之陽有亭為燕游之所名曰水木清華亭葢取晉尚書謝混西池詩之語云螺江地幽曠而亭之作據其勝近則嘉木森聳亭亭如車蓋清陰蔽虧涼颸時至水環繞而流明淨如鑑迴風激波游魚出沒稍遠則有虎頭之峯若顧若嚮若踞

自南盤迴而西與羊崎諸山相連屬而石庚峻在其前飛來石峙其後朝暮之閒雲霞之舒斂霧雨之冥晦草樹之蒨與夫平皋遠岸沙鷗水鳥飛鳴上下遠近之景於斯亭一覽可見克禮日游於其中或讀書咏詩或彈琴酌酒或憑闌縱目意休休然甚適也嗟夫人之情所好不同馳騁車馬於通都大邑與王公貴人遨遊窮極乎耳目之所好者人皆悅之而山林泉石草木幽寂之境好之者甚少克禮獨愛悅焉蓋異於時人也已非古之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吳縣大邑也政務煩劇克禮為邑宰清慎平恕事亦苛擾民甚安之此可見

其素所操履矣然而敎譽方隆顯用可待未得歸游亭之中以遂其樂乃屬中書舍人周其道其詳請記予嘉其志書以爲記復招之以詞曰

螺江之流兮淵淵濔江之右兮君所止白石磊磊兮山峙峙煙雲杳藹兮古木陰翳君之去此兮歲月逝猿啼鶴怨兮誰與爲侶盍歸來兮日容與擷芳華兮憩江渚膏吾車兮遠相從濯清冷兮追凉風發高詠兮彈綠桐亭中之樂兮與君同

莊氏水竹居記

祥符縣簿莊君子珪考績至京師求予文記舊隱水竹

之居莊氏其先家靈壁南宋時徙居浮梁至迪功郎其
又徙金谿遂為金谿人去縣治北四十里五峯之陽前
有大溪居在溪濟乃引水瀦為池池左右種竹挺拔而
森蔚風止雨霽則色秀濯濯上凌雲霄影如龍蛇縱橫
盤錯與波光相盪淵淪虛明湛然可愛君日處乎其中
玩其幽淡之趣以清脩勵行者三十年矣始以賢良徵
累遷至為鎛又九年矣而君之於是居也猶頃刻不能
忘焉常人之情出於遠鄉下邑一旦躋顯融居廣廈而
享膏粱文繡有耳目之娛其必自侈焉於昔之所處者
已撫所係於其心矣君何獨眷眷於是哉君蓋端厚人

也其在祥符時勤慎而有守介特而不詭隨天慈惠寬
愛亦勵其民政以是而成故其來也民皆願留之君之
所得者如此非其守之有常養之有素而志不可奪者
乎不然何其能異於人哉夫古之君子以天下之物不
足為玩而又有取於物焉蓋以其有可尚者非徒以為
玩耳是故玉以比德也源泉俞進也松柏以比君子之
操也至於水之清竹之勁直則見於淇澳之詩以美乎
為學自脩之功此衛武公之德盛矣而形於歌咏者有
取焉然則莊君始而隱中而仕意恒在乎此者非托物
以為玩也其竊有慕於武公也然亦宜其砥礪名節始終

而不朽也若然豈止於一傳哉君予同邑也嘉其志於

善道故為之書

環碧堂記

盱江山水郡也郡之士李氏文標樂其所居之勝名堂

環碧其弟文達来京師請文為記按地志盱之山其大

者曰軍峯曰麻姑其下則盱水注流為江與二山襟帶

郡城其流又瀦為雙湖在城之隅是皆一州之鎮也而

文標之居則前山右湖而左其江焉山之勢望之若萬

馬之騰驤鬬戰之排撇盤迴起伏上摩霄漢凡數百里

林木蔥蔚烟嵐蒼翠朝暮之間雲收雨止其色與湖光

相盪如長虹素練淵澄演漾一碧千里而其間風鷗沙鳥岸芷汀蘭襍然可愛者又不可名狀一郡之勝皆在於此而斯堂也獨得之亦宜乎文極之所樂也是以堂之上左庋圖書右列琴瑟前具壺觴日與士大夫讌游雅歌擊節以玩其景而暢其志者固足以自適矣然而文極之樂尚未止此也文極兄弟凡五人皆倜儻瑰偉而其母孺人亦壽考無恙文極與諸昆弟旦焉登堂以起居焉暮焉登堂以甘旨焉老者坐少者侍幼者提携以進怡愉歡忻恩愛浹洽此殆他人所無而文極有焉然則文極之所樂如此誠有未易及者矣蓋人之志趣

恒好富貴聲勢以馳騁於時而厭山林寂寞者多矣惟閒曠雅淡之士外物不足以累其心而以山水自樂焉今文拯既得之又兼有兄弟親友之樂則其所樂也蓋出乎山林之外矣予嘉之故為記俾刻諸堂以埀永久焉

雙桂軒記

金谿之西北其鄉曰延福余氏居之其人多讀書力本曰慶字克忠者少為縣學弟子獲交於予學故有桂樹大數圍俯堂之前克忠顧玩而樂之乃歸植二桂于所居之軒久之喬然而高枝幹駢聯交錯偃然若虬蟠蚓

結而其葉蓊然蒼萃望之亭亭然若車蓋而並列若幢幡秋高氣肅則其華爛然而吐若芝蘭之馨欝乎之芬可掬而可愛因名曰雙桂之軒充忠自學宫歸則休于軒之中把書史偶二桂而坐或攀條吟哦颯颯然意益喜其植之有成也嗟夫草木之可貴人皆好之若桂與松栢桐梓之屬尺寸之根培之以待其暢達翹楚至于千尋而偶自不幸焉蠹蝕之風雨飲之斧斤侵之彼不得以遂其性而徒為慨惜耳古之君子固未嘗留意於此然尚有所為而植之其成也蓋亦有不偶然而致者矣閩里之檜王氏之槐萊公之栢愈久而愈茂者此不

但雨露為之溯澤風雲為之擁蔽益必有鬼神扶持乃
至如是耶克忠之植二桂也既無所謂蠹蝕戕折之患
而終至於欝然可觀亦信乎其有異歟故凡鄉之長老
子弟咸相謂曰克忠力學務實斯桂之茂乃其擢科之
徵永樂乙未克忠果以書經登進士第為庶吉士題庸
將自此始而猶不能忘情於二桂焉屬記於予乃為詞
以系之
桂之叢叢兮雄乎所植盤根深固兮不撓而驕虬枝連
蜷兮葉蕤蕤吐其華兮都而麗嗟桂之秀兮異衆芳予
何為兮獨所媚含芬香兮佩琦璜振長策兮凌太清振

雲乘風兮滄翺翔予欣欣兮樂且康寧不思兮桂之樹
獨婆娑兮凌霜露盡歸游兮樹之下

梧竹隱居記

梧與竹草木之佳者也咏於詩載於傳記其為物信可尚已陵君紹昌居全谿邑治之南學宫之左居傍植梧數株竹數千竿歲久梧之挺特竹之蕭森翠葉蓊蔚清陰蔽虧紹昌撫其清標玩其雅操歌高岡鳴鳳之什衛風淇澳之詩顧而樂之遂名所居曰梧竹隱居而徵予為記先儒謂梧為青銅華淨妍雅種之多近齋閣其桼鄂皆五行則虛心勁節凌櫟霜雪不改其操人多愛之

以其有君子之德焉紹昌當桑榆之年以介直之行隱而不仕而獨愛玩於梧竹者豈徒然哉則凡世之他草木䕺華纖麗者舉皆有所不取而其志操亦豈不若梧之挺然竹之森然者邪君子之於物既愛而玩之固非但取適於耳目焉紹昌之於梧竹是已誠可嘉尚也故為記其居尚以期紹昌之志砥勵節概始終於斯而不易也

順德堂記

王君與京世為金谿右族至與京尤端厚循雅鄉之士大夫多敬讓之樂與游處嘗名所居之堂曰順德其子

秉鎮適來京師致與京之意求文為記與京余同里也相友且學善誼弗獲辭因為之言曰順德者即傳所謂孝弟也者鮮有犯上作亂程子謂之順德者是也夫孝善事父母弟善事兄長出於天性所固有非勉強矯飾而為之孩提之童皆知所以愛親敬長也然而世降俗靡風氣日漓反有失其本心則父母有不重於耰鋤箕帚而兄弟有輕於尺帛斗粟者矣惟居子善推其所固有盡其道於日用之間愛其親也不敢斯須懈怠敬其兄也不敢頃刻慢庭闈雍穆一堂之上熙熙然和樂之意形於辭色非所謂順德者乎與京蓋深能勉力而行

之所以名其堂者意有在也必由是訓勵諸子孫皆勉以孝弟之道久而加䂓使鄉之人益稱王氏多賢余之言其不誣矣雖然易之象又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由此言之德業貴於培養猶木之生順其性則句萌之長可至於千尋然則良知良能之發順之則德成而底於聖賢之道與京其亦有得於是乎予并叙之使歸置于堂觀者必有所省

靜學齋記

同里王君宗睿於居之傍築小齋為藏脩之所扁曰靜學蓋取諸葛武侯戒子書之言也間來請予文以記予

嘗觀武侯之書曰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又曰學須靜也
才曰非靜無以成學武侯之戒其子何其至哉士之務
力於學者皆當從事於斯言也今夫窮經博古究極天
下事物之理學也者察其身脩其行使道明而德立亦
學也學豈造次急遽煩擾之可得必以靜而後學可成
也夫謂之靜必祛外慮絕紛華志一而心專則從容涵
養中之所得者深而學有諸己矣宗睿獨知乎此當強
仕之年猶不倦於學而取武侯之言扁其齋以勵其志
可謂能慕乎古之人而有志於為學者矣則其中豈不
休休然無所係累而神凝思定自不覺其天理春融人

欲求釋學有所得者乎雖然靜學之旨不特武侯之言
為然大學有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釋者謂心
無妄動之謂靜能靜則循而至於得所止學之有得於
己者豈有窮哉此大人為學之功也然則宗睿可不勉
於此乎故并書以記其齋庶幾朝夕警戒而學有所成
也

明谷書堂記

縣治之西有山隆然曰繡谷盤廻而西百餘步為學宮
又西二里俯通衢兩小岡隱隱南峙曰明谷以其面陽
而嚮明故也居岡之左右者王氏系出宋丞相荊國文

公迨今衣冠文物尤盛白泉材則最秀而篤學者嘗作堂聚書數千卷日講讀於其中因其地而顏曰明谷書堂徵予為之記夫士之於居處欲得其地之勝者豈徒為佚樂哉因讌閒游息以適其情安舒其志意而優游涵養焉則德可進業可脩矣古之人志學未嘗不擇夫高明爽塏之地而居之也明谷雖無高崖疊嶂飛流絕壑龍蛇虎豹之所藏烟雲霧雨之冥晦可以憑險且聳觀聽然而岡阜隱起負郭而臨流環岡多杞梓豫樟碧梧脩竹陰翳森蔚登堂而望焉則其景甚幽勝閱其書則經史百家皆在焉泉材日焚香把書而坐涵詠聖言

從容自得所謂適其情安舒其志意者在是禮不云乎君子之學藏焉脩焉游焉息焉予於象材見之德成業廣名譽之著以振拔其先世者豈不肇於此哉明谷之勝書堂之名必因是而大顯矣故為之記象材之先君子諱宇京讀學有德象材兄弟四人皆醇和穎秀為州里所推譲云

蒲塘書屋記

距金谿邑治三十餘里其地曰蒲塘有山林園池之勝徐氏世居此曰宗宇躬學者有志力學别構屋藏書數千卷名曰蒲塘書屋屬泰安州學正劉君遂志来請曰

徐之先多顯人以本學出仕者若富陽君孟恕福建按察僉事則寧泰寧侯師邦範紹興府學司訓克寬皆有學有行有叙譽為時所重予獲與交焉能學則寧之從子也又廣其居儲書其中非有志於學者歟夫士之學也豈徒務其名哉於聖賢之書朝誦暮讀孜孜不懈而後有所得先儒曰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故其德無須臾而不進夫德進則業廣必出而為天下國家之用以行其學者也能學以簪纓之胄家庭之訓知為學之道有素書屋之所貯者必取而讀之究其旨擇其端擷其華取其實咀嚼其膏味學得於己其所施者必廣且

大振耀於時以繼美於前人也必矣書屋之名豈不垂之無窮哉予嘉躬厚力學而其志必有成也故記其書屋以俟

遣祭感應記

正統十年夏六月丁巳

詔臣英往會稽祀南鎮之神初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臣艾茂等奏台州寧波紹興三郡屬縣民疫死者數以千計

聖天子覽奏惻然命有司厚加存卹又親製祝文具香幣

命臣英祗奉往祭告冀神殄災祐民臣英以七月戊寅

至制方岳三司諸官郎日齋沐出止宿外署乙卯左布政使臣孫原貞按察使臣軒輗謁事神當嚴先往飭勵群執事且視牲牢品物必致精潔庚辰臣英暨參議臣趙晃僉事臣歐陽哲署都指揮僉事臣脫剛等偕往至會稽城知府臣羅以禮率官屬耆老恭迓香幣忽陰雲彌布及晚風雨通夕辛巳大風雨及申乃止壬午四鼓天宇澄霽衆星朗列獻奠之際雲霧翕合天風飄揚林木振動旗旐飛舞神靈洋洋如在左右禮終雲收霧歛星彩復見輿祭大小諸官靡不忻喜初會稽諸縣久旱至是乃雨田野霑足明日他縣馳報大雨飄風沴氣消

沴者相繼而至嗚呼古者水旱疾疫必禱于神然神之
感格有所未易也惟
皇上以至聖大德君臨天下仁愛斯民無所不至以民有
疾禱于名山神祇效靈天實昭鑒霖雨大降膏澤下土
昭蘇民物此豈偶然哉聖心純誠之所感也書曰惟德
動天又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豈非此歟會豬吏民
扶携奔走歌呼相慶請礱石刻御製祝詞以昭
聖德垂示後世而原貞輒謂英奉命而來請爲記遂即其
實而爲之書

王氏鍾秀堂記

同里王戍汝績作堂顏之曰鍾秀而請於予曰戍之居東有幕阜寶峯南有仙山翠雲峯巒羅列有若屏障而其北則隆然數山曰繡谷環學宮而南盤迴蜿蜒其地脉至戍所居而止鄉之縉紳大夫登堂者曰堂之勝群山拱顧秀色可覽又曰自戍之先累世衣冠至今尤盛諸山秀氣所鍾也乃相與名堂曰鍾秀幸惠以記予邑多山而環邑治者其山皆崔嵬秀拔高下起伏日出嵐收金碧煥耀烟霏霧重則蒼翠杳靄其間多梗楠梓杞之材仙人釋子之宮與夫居民樓閣秩若鱗次望之固足以覽夫山之聳秀景物之妍麗也然此未足以當其

奇也文人才士與夫秉忠孝守節義者世所多有山川
之秀鍾美於人者益可徵矣若汝績之先則有爲蜀外
有爲給事中及佐州邑皆表表可稱者亦豈非其人歟
宜乎汝績作堂而名之以鍾秀也周詩曰崧高維嶽駿
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蓋言崧高降神靈和氣以
生甫侯申伯也夫甫侯申伯周之賢佐也其功業名譽
昭著顯赫見于當時垂於萬世信乎嶽之靈秀所鍾豈
後世可及哉汝績之堂其名旣取於此必有所得也已
夫士之賢於人者無他以能企慕古人力於學也人有
美質而不學則其才終無所成能師法於古日夕孳孳

致汝問學則德備業廣名聞昭顯豈不如古人乎汝績登堂之際亦仰而望乎群山俯而有思乎昭誦崧高之什歆高山之詩以力參其學之至豈不充然有得其進詎有涯涘哉有光於邑治之山川而所謂鍾秀者爲不盡而堂亦非徒名也已汝績祖隸貴貞文諱仲允俱好學務善而汝績少敏達以明經貢于鄉仕爲政和縣學司訓余滿九載當陞秩作堂益紹述其先志云

承恩堂記

廬陵江右名邑也地廣民衆比歲旱饑邑之士蕭子韶發私廩粟二千餘石賑民之饑者有司以聞

聖天子嘉之遣使齎敕書旌其為義民子韶拜舞欣喜乃作堂額曰承恩之堂以彰上之所賜也今年詣闕謝恩已乃屬禮部郎中劉公孟鐸徵予言記其堂夫水旱凶荒世恒有之欲民之無饑在倉廩有備耳

上發卹黎元屢詔郡縣吏勸農務耕稼積粟為經久之計吏當究心於此也乃漫不加意致民多失業公私空乏饑饉則坐視其斃而民之力本者歲有所積乃能推以濟人之饑此誠義舉賢於為吏者也若子韶則其人矣

上乃寵之旌之子韶若之何而不欣喜且名堂以昭其寵光乎雖然民者上之赤子也為之子而受恩之厚如此

當何如其感激哉吾之人荷
上恩而不敢忘其恩者況
上恩乎必終身無忘以圖報稱且勵諸子若孫忠君孝
親敦本力善輕財重義則庶幾無負
上恩而斯堂永世有耀矣此子韶之志也故書以為記蕭
故大族居之里曰王步子韶之曾祖濟川祖心泉父澗
樂俱讀書有士行子韶承家訓敦謹孝友善琴嗜書史
居鄉篤於為善嘗建義莊以濟貧廣義民之施鄉人咸
宜之云

青峯書屋記

浮梁邑東有溪溪上有山高聳蒼翠其陽有浮屠之居

樵學齋

曰青峯寺先賢彭汝勵程瑀嘗讀書其中所居之軒曰
壯圖而青峯遂為勝地文人雅士多於此而遊覽焉王
文鳳氏端敏之士也世為淳梁名族文鳳承家庭之訓
以明經領鄉舉懼其學未至作居于寺之西顏曰青峯
書屋與其友戴瑋朱旭取經史諸書探究考索講說間
雖深有所得文鳳試春官以右榜授漢陽府學訓導瑋
以薦授祈門縣學訓導而文鳳以憂去今改四川叙州
府學將之官謁予請文記書屋而道其詳如此夫士之
於學也必得高明幽曠之居為藏脩游息之所則心安
志適優游涵咏其學以進而又有朋友相資之益其所

造詣當何如哉予於文鳳覘之矣其教漢陽也以學行見稱今任教敘川必大施所學以振師道使名譽遠播底於大用以追跡彭程二君予則書屋借有光輝青峯之勝為之益顯矣此文鳳之志也嘉其請乃為記之

雍睦堂記

淦水之上有山曰培山其陽有堂巍然曰雍睦之堂文淵閣大學士金公兄弟所居也公之弟幼學来省公於北京以茲堂未有記為請公曰是不可無言以示後世也乃俾予記之公既不鄙其蕪陋其何敢辭竊惟公之先大夫雪崖先生為江右名儒生公兄弟凡四人公居

長次則幼學也公自擢高科累官至學士以文章經術

受知於

聖天子以清德雅望見重於天下士大夫發光曄然近世莫比而公之諸弟亦皆淳謹好學敦尚禮義雖家居而歲常一入來致公起居兄弟之集恭敬和樂雍容揖讓儀度肅然頃刻未嘗不謹也予居京師見其若是者凡二十年矣及今幼學之來與公相見比往年則鬢髮已各蒼然而公愛之尤篤退直之暇食飲坐起必與之俱而幼學於公亦善於敬事焉朝夕之間亹亹不怠也兄弟之相好如是以雍睦名其堂不亦宜哉嗟乎兄弟

同氣之親也兄之愛與弟而弟之敬其兄能親其所親也親親之道著則家國以治天下以平否則恩愛弛而習俗漓治道以之而壞矣此非細故是以先王之世為治必先於此以孝以弟導其民而民由之父子兄弟必相為告戒以興起其行故曰教以禮讓而民和睦是也夫教之不行人心不激同氣之親能不失其恒性而篤於恩愛者固亦罕見而其以血氣之欲形於忿爭相視如仇讐者近時則尤多惟公之兄弟獨異於此翕然以和藹然有禮至老而其誼彌篤亦何其能若是哉嗚呼蓋有不易而致者矣自公之先太夫人以德行之純敦遺

於後公旣善承之而又際遇盛時從容廟堂之上彝倫

大訓日稔聞之亦豈非

上之所詔父兄之所教而所以致夫雍睦者哉古者孝弟

之教復見於今日而治化之盛有不由此乎堂之記益

不可已也予故樂道其實而又爲公言曰詩云兄弟旣

翕和樂且耽公兄弟以之文白則友其兄則篤其慶公

之子孫尚思以勉焉是乃公之意也故爲之書

翠微樓記

會稽章先生可道作樓于所居之偏以四面皆湖山名

之曰翠微之樓先生旣終于壽考而先生之子刑部郎

中尚來屬予為之記且曰此先人之遺志子可無言乎
尚忝嘗與受同官翰林迎養先生至京師因得詢其所
謂翠微之勝先生曰吾之所以築此者可以備遊觀之
美也鑑湖之泓澄俯其西偁山之聳特峙其北逶迤而
東則曹娥之江其流浩渺遠達于海不可窮極而其近
之可挹者南有稷山焉奇秀深窈亘數十里而與秦望
天姥諸峯低昂迴伏以至飛鳥之出沒遊人之往來極
遠而不可見者吾常凭闌縱目一覽而盡得之吾將歸
而佚老于此子其為我賦之予謝以不敏孰知先生竟
不可見矣嗟夫先生之雅志如是抑豈不可推重者邪

常人之情有百金之資則安於逸樂獲爲食之養則自矜以尊貴先生雖布衣之士然家有產業之厚居有祿養之榮而心則未嘗有羡乎此獨於斯樓之景有所樂焉歟陽子所謂在乎山水之閒者先生葢似之其異於他人遠矣尚文方顯揚於時雖去家日遠然而思昔之侍先生讌游於茲執經史翼然進趍其左右今不可復得其心亦寧不惕然哉夫心有所思久而怵惕不忘者斯足以繼前人之志尚文其能之則樓之勝景先生之高風雖歷百世猶不泯也予因是有所感歎焉庸書其實俾登斯樓者覽觀山川風物之美亦有所慨慕於此

也

石門寺記

金谿南去三十里有佛寺在江之中江自盱來至此洄洑演漾水深而其勢平緩中有盤石週迴可里許相傳昔林木間夜有光景鄉人異之相與建寺而馬祖道一禪師實始居此遂名曰普光山石門寺其後多名僧住持而佛宇法堂山門僧舍莫不備具西江諸名山以石門為幽勝縉紳大夫多登覽賦咏以小金山稱之而幽人逸士亦或有棲遲於此者蓋不特多名僧也比年舍宇頹圮寺僧法祐率其徒各捐衣鉢而好善者資助之

遂市材鳩工撤其舊而新之經始於宣德戊申冬十二月越明年十月訖工殿宇門廡庖湢煥然一新有加于昔學佛者皆萃止焉法祐遣其徒來徵記嗚呼天下山溪之勝多浮屠所居梢廢則能興之盖世以佛道廣大有福利及人故人人樂於趨事致其成功之易若法柘之於石門是已夫石門名勝之地也而予則頻遊焉昔一至其地坐石臨流縱目四望群山聳列如屏障如劒戟高低拱顧於百里之外而一寺獨巍然中流時秋雨霽水光接天山色入雲微風不興萬籟俱寂若登方壺蓬瀛之境今别去已三十載矣高人逸士來游者必多

借栗來得再至以窮其樂厎法祐旣新其居凡遊覽者
益得景趣可以發舒其情予以是嘉之姑爲記俟予謝
事南歸又當來游與法祐賦之以償所願焉是役也董
工協力則法祐之徒傳嵩傳昱傳晞洎其徒孫琛環瑩
瑞揔督其役者疏山寺僧緣本云

龍池書館記

泰和縣治之西其地曰龍池表宗範氏世居之宗範之
大父頤樂先生以學行爲里中弟子師而其父則明經
登鄉舉爲吉安縣學教諭諱叔異也宗範生七歲而教
諭君歿頤樂先生撫育之及長有志於學別構居于池

之側水波泓澄洞映窓户菱芡芙蕖雜然具前而傍多嘉樹美竹翠色深蔚遠山盤迴登江洲渚環繞左右其景幽敻可愛也而居之中貯先世所遺經史宗範日讀書游息于玆遂名曰龍池書舘今年以邑庠生貢禮部升于太學間謁予徵言為記而道其所居之詳如此泰和江右名邑也山高而奇秀水深而清洌龍池則俯於縣城而宗航之居獨占其勝蓋非但得其山水之趣也能守父祖之訓敎為士之行講習詩書力於學問其亦善於繼述也哉今乃登太學與天下之士切磋琢磨以益進其學脩其德而成其器將致於用焉其所以垂休

振耀光顯於前人者可待余知書館之名可垂于下泯而龍池山川草木亦為之增輝也已此豈非宗範之志哉

進士題名記

永樂壬辰春三月朔廷試天下貢士一百五人賜馬鐸等及第出身各有差是年

鑾輿廵幸北京惟題名之石未刻至是有司以是為請

上以策士盛典也詔從之命臣英為記臣英受命祗懼謹執筆用紀其實竊聞自古有道之世德教昭宣禮樂明備則賢才之多出于其時而上之人有以寵之仕之唐

虞三代元凱之舉岳牧之咨宅俊之用賢能之賓興俊
造之所進致治之效臻于熙皞蓋可以見後世盛時亦
莫不舉賢用能以致于治而進士一科有古賓興之遺
意其得人為最盛也洪惟
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之德纘承
太祖高皇帝洪業圖惟至理敷求賢俊才智之士褎然乘
時而出而尤以進士為重自甲申至壬辰凡四設科矣
廷策之日臨軒命題
天顏悅懌覽閱所對第其甲乙嘗賜御批宸翰之華日星
照耀雲漢昭回光輝被及萬物士之登科者以時之遭

過歡忻相慶其用之也除之以恩授之以官由是而位
通顯歷華要贊襄輔翊恢弘治績以致夫太平之盛豈
不媲美於唐虞三代之時哉
皇上嗣大歷服聰明天錫聖學日新治法
祖宗登用俊良於策試進士恩意倍加而先朝題名之碑
必俯臣下之請者重惟
太宗皇帝道大德弘治功之成巍巍赫赫底于極盛垂裕
後世實選士用賢之所致光昭太烈對揚休命刻之金
石以傳示永久者政在於今日也嗚呼盛哉凡姓名列
於斯者蓋亦榮矣雖然名著於外者也士可尚虛名乎

百五人者至于今多居位食禄得名於時無矜其名惟
殫厥忠誠建功立業以求其實使他日觀者以其賢而
稱頌之無指其名而譏之斥之則進士之名庶可以無
忝矣臣英既謹為之書又敢以此勸夫為士者焉

崇德重脩儒學記

嘉興屬縣曰崇德縣儒學歲久圮壞大理卿熊公以巡
撫至縣首謁學宮視其頹獘命縣令丞為脩葺之會臨
川鄧莊來為縣學教諭與令丞丞為之經營焉鳩工聚
材卜日興作先師廟及兩廡則葺而新之靈星門明倫
堂東西二齋暨會饌之堂撤其舊而重建之既成莊以

書屬戶部主事沈章來請記予忝敢執筆而章之父桂
芳受封為主事詣闕謝恩復申以莊之請乃不敢辭竊
惟賢才致治之本而學校則教育賢才之地也自古有
賢莫先於建學我國家
列聖相承弘敷文教崇重儒雅屢下詔命有司脩學宮教
官謹師範生徒脩德業士之有成出而致之於用者赧
光輝赫功績茂著盖後先相望也嗚呼盛哉
皇上仁聖文武纘承大統尤重於學校比者命禮部簡太
學生與天下郡縣學弟子賢者俾之卒業無良者悉罷
黜之盖無非欲士之育於學者皆得其人而學之建不

爲虛設也郡守縣令與爲之師者可不究心乎然愛不如意者亦豈無哉崇德之學久弊矣熊公作興之莊與令丞能振勵而俾之成使學宫巍然而崇煥然而新二三君子可謂能體
上之聖意而賢才教育豈不有其效乎將見士之來游者必濟濟乎衣冠之盛鏘鏘乎絃誦之聲勤於詩書敦於德行出爲天下國家之用者未必不知所自勉以昭其勳績而著其聲望哉熊公之所欲興學者有望於茲故書以記之工之始在某年某月訖於某年某月熊公名騤字元節吉水人永樂中進士累官至大理卿知縣某

縣丞某莊尹玉瑞某年貢士訓導某某協力董工者某官某人云

王氏祠堂記

王氏居金谿纁谷之陽宋廸功郎宗達自臨川來居以儒相傳至英凡七世矣元時居宇弘偉家多圖籍悉燬于兵吾父重創於洪武甲子冬既成而棄養英年始十一賴先祖母吳孺人先母太宜人教訓俾讀書紹先志既出仕列官于

朝餘三十年而所居仍其舊比英子監察御史裕奉詔歸展祀丘墓乃改作舊居建祠堂肇工於正統元年丙辰

冬十二月明年夏四月成祠前直外門其三面皆子孫之居祠之制與祀之禮儀一準文公家禮而守護啟閉有典掌之人戒約有條章焉夫祠祀先祖以崇孝道故古者營居室必先祠廟此君子所當為也英蚤孤且弱無他兄弟居不能致力於孝道仕不能致勞報國家日夕兢惕恐懼然於祠之作則未嘗敢忘今幸已祇薦祀事而孫曾日且衆多皆先世德善所致為子孫者可忘其所自哉繼今當誦詩書敦孝友守忠信循禮義毋驕惰毋矜傲毋淫放沉湎違道悖德有玷前人至於享祀之時登降之際必致其精意毋斯須不敬毫髮不謹則

神靈昭格洋洋在上必降之福以隆世澤否則反是蓋公之生本乎祖宗一氣相傳誠意感孚理必有應可不惕然凜然於此乎英年已六十有二永得謝事而歸祇拜祠下以罄其誠而深懼後人未知祠之禮當謹乃為記俾裕刻石以垂示之繡谷一名錦繡墩為居之後山居東接連縣傳私第而西迺學宫南限以街其右則二三同姓所居非族也街外之西學門之右洪姓者故址今創居則英之第五子椿也姓同者間錯其中恐久而相混併記于石其詳又載諸家譜云

重建蔡涇記

常州畿内大郡也其屬縣江陰之南十五里曰夏港其東有閘曰蔡涇南引湖水北通大江兩浙蘇松漕運及閩越商賈之舟皆經此而江陰武進無錫三邑之田凡數千頃皆資以灌溉遇旱湖涸江潮退則禾稿死舟不可通有閘以節制其水則田不病旱舟不病涸矣閘之創相傳始於唐歷宋元以及

國朝因其舊雖設官掌之而歲恒圮壞輒役民脩治用力甚繁而其功不可經久民與舟往来者病之知府莫侯之至常也政舉民安聞蔡涇久爲民病欲圖改作以其事奏于

朝旣從其請詔巡撫工部侍郎周公爲之經度公受命與
莫侯議當撤其舊而新之有言新作則勞費滋多其効
難成者公毅然力主其可剏公固民有餘粟積於諸郡
倉庾皆充至是會計其用可數十年矣乃發聚市材用
諸物惟石艱得乃取於姑蘇洞庭山工者亦蘇人令琢
磨以舟載至皆給粟償其力石計四千五百丈木二萬
二千株甎二十萬鐵一萬斤有奇工匠計百人役民二
千五百人食以粟計二千九百餘石始於正統元年八
月以是年冬十一月成堅壯倍於舊時而闢之啟閉有
節歲旱有備舟行無阻今獲其利而不知興作之勞也

父老相與慶幸述周公莫侯經畫之詳來請記以示久遠嗚呼河渠溝洫其利於人甚大昔創制之法與夫廢興得失人所共知而為政者莫能興其利至近時尤甚焉其故何哉不知水之利為民衣食之源故漫不加意欲有所興作者或諆慮不周或力不足任或懷私因以棓剋其下安能興利以及民哉今天下粮賦北上供億者蘇松居其半歲時漕舟如山列運夫如雲集扶檣曳纜者綿亘不絕若商賈之舟尤不可以數計而其道皆由綦涇水可使之涸而閘可使之久壞乎莫侯欲作之既知所先務周公能力成之而使民不知勞功大而利

博非有謀有為舉動無私焉能至此其功不亦偉哉刻石以記其成有固宜乃為之書周公名忱字恂如永樂甲申進士累官刑部員外特拜侍郎巡撫南京畿內善政不可殫述莫侯名愚桂林人由工部郎中陞知常州以正直自持稱為賢守後之人觀二公之成績亦當有思乎

東山小隱記

吉水珠溪之上有山曰東山山之陽錢君逆容所居而題曰東山小隱山高而奇秀岡巒逶迤相屬林木茂密環之以溪流水清而深傍溪多良田逆容之居得溪山

之勝讀書論文之暇或坐茂樹追凉風或登山望遠或臨流把竿而釣或歷平疇以觀耕稼倦則休焉此遂容志之所適故謂之小隱夫隱者深居山澤晦迹韜光士之恬淡無求於世者也今之人所好則異往來奔走馳逐相與競名利快意於時以隱為不足尚而遂容獨異於流俗如此非所謂恬淡之士邪雖然古之隱者非徒隱也隱則尊德而樂道出則行道以濟時孔子曰隱居以求志行義以達道斯人也世固未之多見遂容豈不有志於斯當

聖明之朝必將出而行其志豈徒隱於東山哉錢故大樸

世多題者今翰林學士習禮遜容之兄也故爲記以期
其志之有成無終於隱復拓之以詞曰
東山盤盤兮縈以溪流山雲靉靉兮溪水悠悠山之麓
兮水之洲亂石磊磊兮古木蟠蚪蘭芷芬馥兮禾黍盈
疇予所隱兮宅其幽浩歌長吟兮悠遨遊志安恬兮復
何求緊古隱民兮其誰與儔胡不慣悱兮思迪其猷東
山東山兮子不可以久留

吉水泥田周氏祠堂記

宣德七年壬子秋七月翰林脩撰吉水周君功叙新作
祠堂成室宇有規制祭自其始遷之祖沂濱公而下視

疏有等殺之禮升降進退有節供祭有田祭器及儀物
有定品禮成享胙少長會聚有序會而損告戒有條章
祠之守護林木之培植各有專　盡功叙於祠之制悉
倣朱子家禮而防範維持之計尤加詳焉初功叙之尊
人兵部員外郎岐鳳先生與族之長者以作祠命功叙
功叙早夜汲汲謀欲爲之會其族兄俑擇時蒨沒奉
詔護其喪以歸乃亟爲之圖不憚勞力致宗族爭相資助
而又佐以其族叔于堅族兄時立經畫以其兄功而
郡之太守陳侯本渠署縣事知州柯侯暹守禦千户李
侯敬王侯業聞之亦皆來協贊其事故祠不勞而成功

既成之明年功叙請記余未獲執筆後三年為正統元
年丙辰功叙遣其子蒙還鄉必欲以記歸刻石于祠壁
示其後乃按其所具祀祠經制之詳而書之如此嗚呼
古者公卿大夫皆立家廟以祭其先祖所謂祭者豈徒
然哉崇孝道也是以入廟則肅肅乎其敬致祭則憧憧
乎其有思彷彿之間若聞其音聲接其辭色也精神感
通祖考來格孝思之至如此後世其禮廢人有自為祭
者惟其意之所欲又甚至於自祭亦有所不逮者此豈
細故哉不知孝道者也人不知孝則禮廢矣是故惟君
子則以行莫大於孝禮莫大於祭而祭其先之禮不敢

廢弛於是立祠堂而祭使族之人皆得以展其誠敬焉
此其能敦乎孝道庶幾古人之遺意令功叙力能行之
非君子哉夫所謂君子者以其有孝行也然化民厚俗
亦莫切於孝曾子謂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是已功叙於
歲時之間薦事有常禮文既備誠意斯盡於是耄擇衣
冠萃止以燕以休既和且樂矣凡其鄉人子弟造而觀
禮者必翼然而知敬遠而聞之者必翕然而景慕人人
將興起其孝愛之心而俗化歸厚豈不在於斯乎祠之
作所係者豈直周氏一族哉為其後者於祀事及禮與
所謂維持經久之計當世世守之勿改庶乎功叙之志

矣周本三國吳將公瑾之後公瑾次子都鄉侯胤謫廬陵因家焉代多顯人後徙其邑之烏東從居他處者甚多而來居泥田者實始於沂濱公公沒與夫人俱葬泥田其地沃衍山水深秀公之子孫久而益蕃且顯若功叙父子之清德碩望並美兼著者是也故周族在吉者以泥田爲最盛環公墓而居者數百家祠堂在墓之南百餘步此皆所當記者故併爲之書

環碧樓記

君子之所好常異於人者非有出於耳目之外凡其幽曠閒淡之景足以寓吾之意者皆可以自娛耳山之高

也水之深也草木之森蔚也煙霞雲霧之舒歛也数者
之景舉天下有之心知所好而不厭則寓於目而得其
趣高者可以仰止深者可以俯窺而森蔚舒歛者可以
覩其暢達敷芬變化之理舉天下之樂所不及而他物
有不足以動其中者矣故傳曰仁者樂山知者樂水惟
君子惟能然乎予鄉有好脩之士王君季儔在縣治東
二里許前有幕嶺翠雲諸山獻奇疊秀而庭之外有泉
泓然而出其流匯為小溪逶迤而注溪左右有竹萬竿
君別構樓挹山而面溪嵐光波影與竹樹相映蒼翠之
色郁然可愛遂名曰環碧樓君年已六十用有司薦為

醫學官褒衣大帶雍容揖讓鄉黨甚榮之而君尤謙退不自矜伐嘗坐樓中把周易及岐黃之書焚香默誦或與賓客笑談歌咏終日不倦蓋自得夫山水之景以為樂所謂仁知者其殆庶幾歟夫常人之情有一命之爵則志驕氣盈服文繡乘車馬而美居室以夸耀於里巷之間於山林泉石烟雲草木荒閑之景邈然不暇顧而君獨能知所好誠有異於人哉君適來京師相見之頃且曰吾與子先大夫游辱與子為友吾之甚好斯樓也幸為我記之予不敢辭又嘉君榮過於脫年而操履愈篤故為之記使登斯樓者知君之志予他日南歸尚當

與君酌酒凭闌而賦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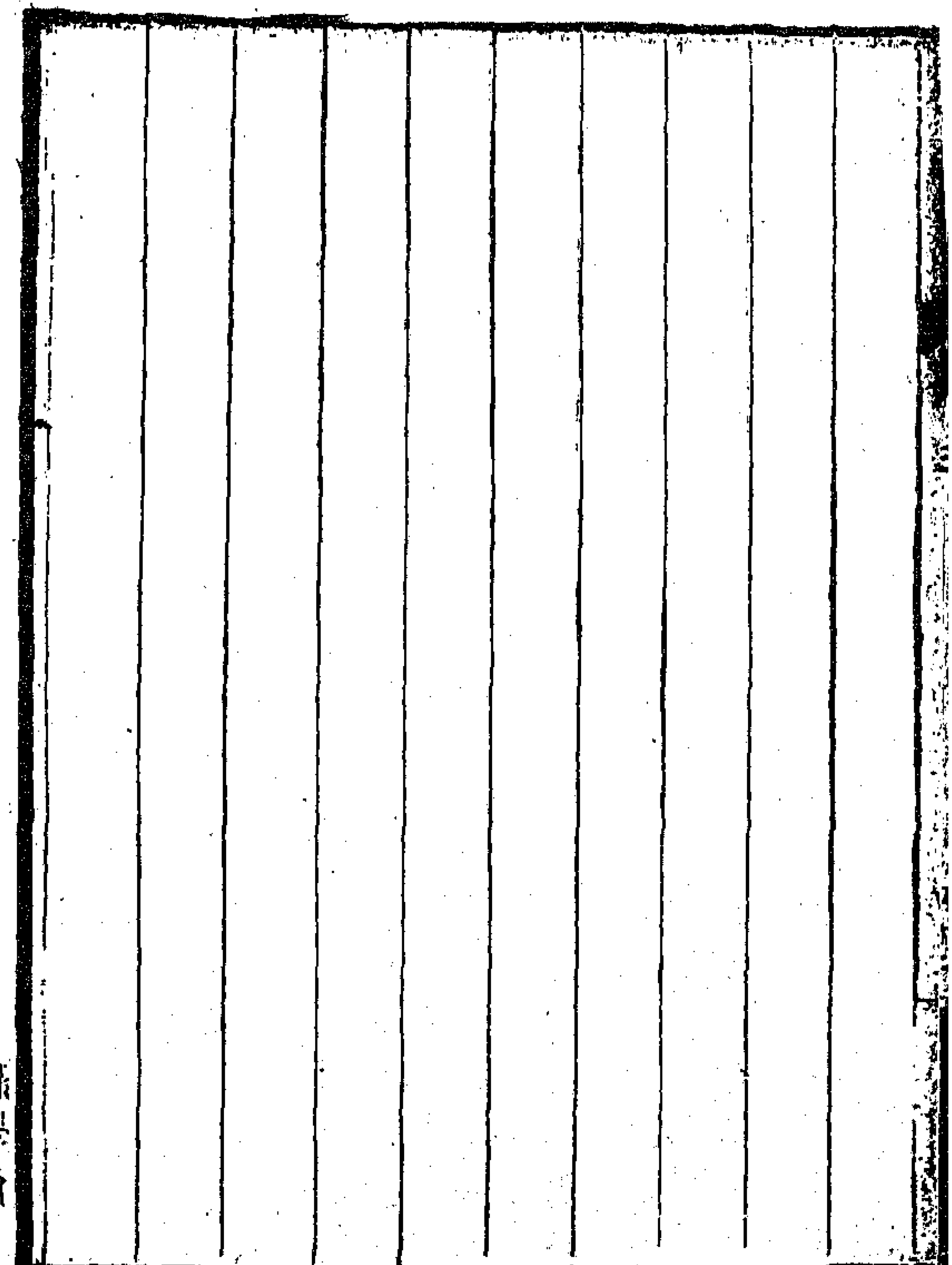
觀德亭記

射六藝之一非技藝之比故古人於射非敢有所妄發也禮曰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又曰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矣而孔子又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其爭也君子則射之為藝君子之事也

國朝稽古為治天下學校生徒皆令習射而射必有圃金谿縣學舊圃在學之東北隅稍西高阜有亭射則止於此圃與亭廢久矣縣丞四明劉侯均智欲拓圃構亭而

監察御史新安程富好禮適按巡至縣命知縣王忻及均智與主簿汪昊典史譚琛亟為之均智請獨任其事於是充拓舊圃作亭于故址之上既成額曰觀德取諸禮也均智考績來京師道其故且請為記嗚呼士之所學者六藝也彼不知射之當習者多矣程公能振起之均智能成之士之游于學宮者於講習之餘可忘於射乎可不以此而觀其德乎禮又曰射者弗中則反求諸己夫一藝尚如此況其他也哉士當知所勉也已予幼嘗習射於圃今仕而老矣將乞身南歸尚可與諸君子較其藝其能與我有爭乎亭之建在宣德九年甲寅九

月冬十一月而成弘壯有加于昔而　記則明年夏五
月也



棣學齋

王文安公文集卷之四

男祐編集

碑銘

贈禮部員外郎吳公尚文合葬銘

洪熙改元之初詔群臣之賢而久於職任者賜之誥勅又推恩及其親於是禮部員外郎吳渭起濱之父尚文公追贈奉直大夫協正庶尹禮部主客司員外郎母贈宜人後四年爲宣德三年戊申起濱以疾辭歸田里泣告於予曰先子發諸孤微弱今墓木已拱矣而未有銘刻幸蒙

朝廷褒贈之典宜刻銘以昭恩光紀潜德唯執事是賴乃

以状授予予與起濱同郡相知久誼不可辭按狀吳氏居宜黃者系出唐太史兢兢七世孫諱宣居西蜀閬州宦游江南遂家于南豐州宣之後八世諱竦者始自南豐徙居宜黃之棠陰里竦六世孫諱洪仕為主簿號柳塘先生行誼最高柳塘生沙縣縣丞俊發號蘭埜俊發生國學諭仲英為公之曾祖也學諭之子德明富而好義有田八萬頃歲積穀以濟貧乏鄉稱為長者公之祖也德明生鄉貢進士漢臣公之父也公諱賦尚文其字性謹厚穎敏博涉經史嘗從鄉先生袁伯儀究六書法喜攻於書居家敦孝友尚仁信不矯不詭務為坦直於

事侃侃善辯論時人稱其通才元至正末江西行省臣
起爲瀘溪巡檢方是時四郊多壘盜賊充斥公雅不樂
竟棄官而歸
天朝海宇平一公深自晦遯謝絶賓客惟敎子弟讀書史
優游山林意泊如也士大夫高其節行元至正庚申八
月卒洪武壬子十一月十一日宜人姓龍氏同邑名族
也慈淑勤儉克相夫理家政德儀式于閨閫後公十九
年卒合葬本里小原蕉陂之山其地琴形陰陽家以爲
吉兆也子三人起淵以才學薦將授官而卒次起潛亦
登世起濵自鴻臚寺序班陞禮部主事又兩遷至員外

郎好學而有守女二人適黄時獻歐陽西壁孫男康㦃寛堊燦世亮魯孫男拯昌寧孫女崇嘉孫女婿黄金南

嗟夫公承世德之厚能安養恬退既有行誼而又得賢配以相成厥家賢子孫以昌大其後殁而榮膺贈典此天之報乎德善也宜夫刻銘以表厥休銘曰吳氏奕世有名德掌陰之族蕃以碩公惟勵行匪矯激叔世不仕隱自適相之賢配家乃殖繼以令子仕有績華秩之贈天所錫

龍光下賁何顯赫我為銘詞刻堅石垂休百祀來無斁

孺人陳氏墓誌銘

金谿傅氏居邑之西山里自宋統領諱某之後世多聞人今監察御史克己實統領公十世孫也克己之孺人陳氏亦同里右族元進士建昌路録事諱昇之從孫隱士伯周之女也歸于傅氏二十年永樂壬辰七月二日以疾卒于京師太平門之私第享年四十男二人至善至德女二人進觀黔觀孫男二俱幼方卒時克已適蒞事鳳陽惟至德與女黔觀在側號哭走告諸親舊爲治喪既而至德奉柩歸于故鄉明年春克己始還京師請予銘今二子刻石葬孺人于里之某山予與陳氏傅氏舊爲通家而孺人之長女又許婿予長子裕故知孺人

之德為詳銘沸敢辭孺人諱某姓柔慧而端重簡靜不
妄言笑初克已孤弱奉母夫人與二兄極孝愛孺人亦
小心承順無有懈怠而尤勤於紡績紉織至於井臼之
勞皆躬自任之及克己貢太學擢黔陽縣典史居官常
清儉服用不給孺人泰然自安已而徵入朝拜監察御
史人皆榮之而孺人亦無喜色勤儉如昔時積月俸之
餘歸創田宅以奉老姑又為婚其二子家亦裕如以是
閨門之中稱其賢淑而克已無內顧之憂得專於官守
者孺人相助之力居多其復來京師也未朞年竟卒不
起是可哀也為之銘曰處貴與貧守儉與勤亢殖其家

以遺後人懿有令德式于閨門於昭斯銘雖死如存

故鄭母太夫人王氏墓碑銘

太夫人姓王氏諱某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鄭公某之妻兵部尚書埜之母也埜十歲而太夫人棄世侍郎公篤教以詩書埜益奮志力學第進士起家監察御史累陞至尚書以不獲侍太夫人享厚祿風木之思恒切於懷而又以

朝廷推恩褒贈自太恭人加太夫人恩光賁及幽邃而墓石未刻以昔嘗聞於舅氏所言太夫人懿行手疏其實請銘於予其詞質而哀有足感動人者予不敢辭乃叙

次而銘之王為太族居鄰之宜章太夫人祖　文　皆
敦士行母　氏太夫人生有至性幼讀內則女教諸書
動止必循禮則及笄歸配侍郎公益謹於禮奉蒸嘗以
潔事姑以至孝而理家政以勤睦姻族以義待下以仁
惠內外交讚其賢侍郎公初為邑司訓從家學宮之傍
太夫人喜曰昔孟母以遷居近學舍可以居子吾慕此
久矣諸生來學者必執贄為禮歲時必奉儀物太夫人
以其間多貧者請與之以歸奉其父母侍郎公曰此正
吾意自是凡有饋遺俱卻之太夫人端靜不妄言笑不
好華飾衣惟布素食惟蔬食其清儉蓋如此卒以甲戌

正月十四日年三十有九葬邑西山之陽子二埜操履

廉正識量弘遠卓然為時名卿次塾敦謹好禮義女一

適　孫男　孫女　適　嗚呼埜塾失太夫人勤學至

顯官名望崇重有如昌黎韓子太夫人歿已五十餘年

贈典累加始以銘為請有如歐陽公所謂非敢後也蓋

有待者是也銘曰

世稱賢母偹母之德維太夫人母教可則維孝維慈維

恭與仁以殖厥家亦維勤儉胡不中壽莫究斯理委祉

于後徵在二子憲憲二子曰埜曰塾太司馬腰金佩玉

維太夫人再膺贈典寵光赫然賁于幽窆於昭其德刻

銘堅石嗚呼休哉百世無斁

故處士蕭君墓誌銘

宋史忠義傳蕭雷龍嘉泰中進士初判衢州元兵破衢城郡官屬散走獨雷龍不去率衆力戰復其城陞知府事再陞兵部侍郎江西招撫使督府叅議後城陷還盱起鄉兵奔閩意圖興復竟遇害雷龍世居盱之新城蘭魁坊子姓蕃盛元文林郎新城縣尹芳可其曾孫也芳可之子益厚能賙恤貧乏鄉稱為長者益厚子克啓明毛氏詩洪武初以儒碩徵至京入對多所陳說欲用之以病辭歸克啓之子則故處士諱茂字景彦也處士端

敏嗜學元季兵戈繹騷嘗躬耕以養克啓公與母饒孺
人而克啓公性嚴毅以禮法繩諸子惟處士恭謹肅雍
蹈其規矩甚得公之歡心焉處士與昆弟處和睦交朋
友信義而理其家勤勵不懈鄉里咸稱其賢初雷龍建
祠堂奉先歲首合族人展祀禮已乃會拜以叙長幼又
置田以給祀事田入勢家禮廢久矣處士捐貲歸其田
祠祀乃復舉有司嘗選民子弟之秀者為庠校諸生多
避去不就既而縣丞趙文吉教諭劉　舉處士長子
雲舉充弟子處士欣然從之是時克啓公尚無　處
士致禮送雲舉至學屬仲諭訓勵之又構屋所居之東

顏曰存心齋雲舉旦夕歸裸講習其中雲舉既充貢入太學授合浦縣丞道經故里省侍處士鄉人榮之舉曰一官佐遠邑耳何足為親榮處士聞而語之曰丞百里之佐何負於汝恐女負於丞也能盡其職斯可無愧雲舉至官甚廉能有聲然任性介直以令簿庸暗稍卑視之政由已出彼束手無所措而吏民之豪猾者輒繩之以法處士聞之自驅馳嶺海至合浦痛責雲舉且戒之益慎所守而謙讓以處同列仁信以撫下人雲舉唯唯遵教縣以大治秩滿以政最選試事內廷而處士得疾家居疾劇會何君本清官海北還家處士趣之相見曰

君與予有姻好且嘗與吾兒雲舉同學是兒今留京師吾疾不可起矣屬君為告之吾家世稱忠義子孫居官當以廉正忠勤為本貪暴驕縱為戒能守此庶幾不愧前人吾瞑目無憾矣君謹識之明日遂終永樂甲申十二月十七日也生元至正癸未八月十五日春秋六十有二葬邑西蓮河之原配江氏賢淑有婦德子男四長鵾即雲舉次鳳鵬鵠女二淑靜淑貞嫁為士人妻孫男七瓚通星曆舉為陰陽學訓術次瑾琪璡瑞珩孫女七媛英玉英婉儀娩容智英彭英曾孫九俊傑健偉佐佑侃倬傳曾孫女二瓊婉容雲舉自縣丞陞徐州同知再

陞和州知州所至有善政民愛戴之比逌和來北京而
本清以給事中留秘閣纂修經籍見雲舉語及處士遺
言雲舉大慟曰平生守官不敢縱肆者恐負先人遺訓
耳所愧恨者先人歿已久而墓石未刻無以昭白潛德
罪莫大焉然知先人之行惟先生能詳之本清乃述以
授之雲舉丐銘於予嗚呼予雖未獲一拜處士而知雲
舉之歷官廉而且能卓然有足稱道者非處士之教有
以致之歟則處士之善於茲可槩見矣乃叙次其事如
右而銘曰
蕭故大族居于新城憲憲雷龍有赫厥聲在宋之季判

于衢城失其守強兵睢盱雷龍奮呼力戰復之衢人遂
安力終莫支嗟嗟雷龍不貳厥志捐軀赴難死以忠義
其澤不泯有子有孫芳可尹縣弘其聲聞益厚克啓以
紹以述嗣以處士孝友忠實家訓既嚴彝禮復舉有儒
令子克邁訓語自佐下邑以至州守惟廉惟仁為民父
母處士之善數遺在玆宜爾孫子不忘孝思蓮河之山
佳城差峩刻銘垂休百世不磨

故將軍前北平都指揮僉事武公墓碑銘

國家受命隆興文武才傑之士乘時而出相與效勞勤弘
功烈昭其聲光及于後嗣者蓋甚多也此豈偶然哉龍

興而雲從虎嘯而風生熊羆武勇之臣蓋必生于盛明
之世若故都指揮僉事武公亦其人也公諱勝字　世
居鳳陽南宿州之門鄉曾祖　祖　父諱德
太祖高皇帝龍興之初挺身相從隸籍行伍以力戰而發
公代之屢從討伐潁川侯傅公之征雲南也公領衆為
先鋒克普定曲靖敗其守將攻東川烏蒙烏撒大理等
處克之已而從宋國洪公平溪洞諸蠻永昌侯藍公北
征至捕魚兒海俱有功充帯刀總旗尋陞燕山中護衛
百户征迤北還授昭信校尉
太宗文皇帝起義靖難公以驍勇著稱埧上白溝藁城滄

州夾河東昌之戰輙賈勇當先無敢嬰其鋒者及大軍至淮先遣公銜命渡江遂為敵兵所害時洪武三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也壽若干以卒之　年葬宛平縣城南沙河北娶　氏封恭人子一人興公自百戶陞千戶累贈至將軍北平都指揮僉事性慷慨輕財好義果敢善戰以父早歿歲時蒸嘗輙悲痛不自勝奉母孫氏恭人盡孝道公之歿也

上深悼之永樂甲申命興襲指揮使賜世襲誥命俾食全祿興屢以征戍有勞今陞萬全都司都指揮同知嗚呼公承先世之德奮勇而起立功盛時誠所謂才傑之士

也而又能委身死忠祿及後嗣垂其休光永永不磨夫
豈不宜哉輿以狀丐銘刻諸墓道爰撫其實如右而銘
曰
皇明受命天眷隆文武賢俊如雲從將臣勇鷙有武公克
嗣世德懋厥功身歷百戰氣愈充敵強孰敢嬰其鋒艱
難不顧竟殞躬志節顯著位望崇卓爾後嗣慶所鍾鎮
禦外服能折衝沙河之北山巃嵸刻銘堅石昭勲庸公
之休光垂無窮

故徵士劉君令聞墓誌銘

劉故大姓居陳留宋磨勘三司請式名最顯磨勘之夫

人陳氏積書萬卷以教其五子號曰墨莊五子皆仕其
後析居臨江者至敞攽二兄弟俱名臣官至師傅子孫
多顯宦又析居于金谿其族益蕃諱傑字良甫官至中
書工部尚書弟信甫福州府同知皆有盛名於元尚書
之孫思學國初為給事中從子鳴永樂間進士擢監察
御史其他為郡縣及有文行而隱者甚多也諱彌顯字
令聞者同知之孫處士諱禋之子御史鳴之從子也處
士娶陳氏生子七人令聞居二性穎敏讀書史通究義
理孝事二親友愛兄弟居鄉和樂謹禮節輕財尚義人
有患難疾病往赴之不憚勞苦饑乏困苦者輒解衣推

食有所不吝為非義者則懇懇開譬令其改行嘗至南
北二京大學士文穆胡公學士解公曾公莫不器重之
或勸之仕則曰某素寡學術此非所敢望也晩歲作寳
墨堂藏先世書籍以遺子姪又置别墅于雲林之太平
里為往來遊息之所平生好賓友四方名士至邑必傾
貲款筵與之登山臨水觴酌笑詠雖累月不倦里有冠
婚喪祭必請主其事兄弟同爨而食族有孤子女為婚
嫁盡禮其操行葢如此生洪武乙卯二月二十八日宣
德甲寅六月二十日以疾卒享年六十娶楓源徐氏繼
高富曾氏子一人時讀書工書翰女一人適詹德曾出

也孫男一俞女孫二卒之明年其弟令緒走京師徵銘以葬予與令聞居同邑里世篤婣好知其家世行誼之詳而比歲以先妣太宜人憂還鄉凡喪葬經理令聞凡弟致力居多聞訃慟哭食不下咽者累日尚忍銘其墓耶而於誼則不可辭也銘曰

劉為鉅姓世顯赫磨勘在宋著偉績璺莊之蓄惟六籍子孫憲憲善慶積師臣斂敵尚書傑給事御史仰遺烈猗嗟令聞帷好德蹈仁履義嘉譽溢六十而逝孰云嗇刻茲銘詞賁玄宅後景仰者過必式

故趙母太宜人鄧氏墓誌銘

贈奉政大夫脩正庶尹工部屯田司郎中南豐趙公叔彦之妻太宜人鄧氏以宣德庚戌六月十四日卒秋九月其孤濟聞訃于北京匍匐號慟南歸以　年　月日葬太宜人於其鄉神隆原祔于奉政公之墓以狀徵予銘以納諸幽予與濟同登永樂甲申進士第相知久誼不可辭按狀太宜人諱院字院直其邑名族也祖新司父從善以賢良徵授橫海衛知事歷鄭城連城二縣令母孺人黄氏太宜人性慈惠克脩保姆之教習論語内則小學通大義亦善於書連城君與黄孺人鍾愛之擇所從以趙故宋宗室而奉政君最淳厚遂以妻之太

宜人自入門事姑李最孝謹李目青凡二十餘年旦暮躬

盥櫛奉湯液未嘗離元季兵興奉政公之父蘭泉翁避

亂棄家入閩及亂定竟弗返而家業盡廢惟奉政公執

然力經營之太宜人有粧奩田百餘畝負郭而膏腴乃課

僮僕耕以給食蚕夜自治絲枲為布帛以資服用畜雞

豚牛羊以供祭祀賓客久之廣室廬增置產業家道復

故時矣奉政公恒痛悼蘭泉翁遠殁太宜人亦悲泣歲

時奉蒸嘗必敬必豐暨奉政公卒哀毀過甚率諸子治

喪葬盡禮初連城君二子蚤殁君繼卒太宜人奉母黃

家居供養凡五十餘年年九十而終愛敬無始終有間

太宜人勤以持身義以睦親族肅以正家諸子若婦侍側諄諄然以古道訓勵之平生儉薄不喜華飾鄉黨稱其孝敬慈順比之古賢母云濟起家翰林庶吉士擢刑部主事陞北京衛部郎中有政績

朝廷賜誥命推恩於親故奉政公與太宜人膺是顯命焉濟以郎中秩滿再陞中順大夫順天府府丞秩正四品

太宜人當加太恭人命未下而卒壽七十有七其生之年則元至正甲午二月二十九日也子七人長即濟字秉濟次秉灃秉淵秉浚秉清秉溫七保皆端謹有時譽而秉渡秉浚七保先卒女三人適鄧省吉樂思信魯仕

寧予與濟游幾三十年夙聞太宜人賢淑而狀稱太宜人侍奉政公四十餘年盡相夫之禮哭奉政公又二十有三年盡教子之道於予之所聞者可徵誠所謂賢也已而終乃享有祿養膺受褒寵夫豈不宜哉乃叙次其懿行如右而銘曰

維婦德與母儀特孝敬敦儉慈嗟宜人兼盡斯貴且顯享壽祺乃令終茲其宜時佳城刻銘詩示來裔孝思百千世垂光輝

故徵士葛君夷簡墓誌銘

宣德癸丑十一月二十八日徵士葛君夷簡卒其子麟

奉前監察御史江君勝之狀丐銘以葬徵士于其鄉之
其山按葛氏居金谿縣東之葛坊宋建炎間諱賡者以
才勇見稱金兵圍臨川賡集鄉兵禦之著名當時子才
美第進士知星子南平二縣有政聲自是子孫多顯者
諱繼祖傳學之士諱均雋元經筵書佐諱仲貞金谿縣
學訓導人尊稱為貞逸先生實徵士之曾祖祖與考也
母孺人劉氏徵士性敦敏孝親友兄弟承貞逸先生之
訓讀書探索義理居鄉循雅敦士行恬於進取絕不與
流俗為伍先生及劉孺人相繼卒徵士哀毀踰制葬祭
盡禮平生不崇信浮屠虛誕之說至於處鄉黨宗族朋

友則輕財重信義無詭異澆薄之習諸子且長篤教訓之嚴肅有規矩晚歲悉付以家事優游於山林泉石之間日以觴咏為樂鄉邑士大夫高其行生洪武壬戌十二月初六日卒時年五十有二娶曾氏子四人麟茂盛祐女三人適桂崇信次適訓導王祐又次許嫁吴孫男三孫女三余幼從貞逸先生游知徵士最深及仕于朝相别者幾三十年比歲南還見徵士顔來如少壯時與賔客款曲輙舉酒勸酧不大醉不止然終不失禮度也其風度盖愈於往昔而操履之善則未嘗改徵士非賢而有德者歟乃不辭麟之請叙次其事如右而銘之銘曰

葛有世德曷弘所施展也徵士其賢孔宜孝友敦恪譽
昭於時令終其年歸藏于斯永奠厥休墓有銘詞

贈奉政大夫越王府左長史程公墓碑銘

仁宗皇帝臨御天下封建諸王簡拔老成文學之士為王
輔相以兵部武庫郎中程君新克稱其任擢越王府左
長史既而賜朝臣誥敕推恩褒及其親而新之先君子
季城公追贈奉政大夫仍越王府左長史又二年為宣
德丁未新請于朝歸梵黃昭其光寵且立碑于墓以紀
潛德奉給事中何君澄之狀徵余為銘按狀程氏世居
建昌新城縣之東坊程家嶺公之曾祖諱　宋朝奉郎

祖諱毅元湖廣肅政廉訪副使考諱李生蓄德弗仕母宜人張氏公諱城李城其字也資質傾偉性剛介幼不與群兒嬉戲長嗜學不倦勵行以古人自期遭二親喪悲號毀瘠三年如一日見者哀之季弟璋親没時方孩提公扶携保養之及長婚娶而三兄相繼亡力為殮葬育其孤子女而教之愛之踰於已子其後孤從子皆有成豫以明經薦擢知鄞州卓有政聲公處家嚴正循禮法自奉儉素歲収田園之入量度所用而儲其羨餘俟歉則以濟饑者與凡貧困患難婚喪不能舉者悉助焉交友黄士良以事没其子幼且貧為治喪具而葬之公

平生寡言笑於人不較短長人毀之不怒而譽之無喜色也然於事能逆料又能辨析是非曲直里有爭訟者質之輒一言而決偷薄之徒亦靡不信服多因之而改行云洪武初郡守縣令交章舉孝廉茂才辭不就戊辰詔辟耆德又力辭之竊語人曰孔子謂居家孝友奚必為政此吾之志也歲延鄉先生李尚志于家塾教諸子及宗族子弟公察諸子新獨敏悟語尚志曰是兒必興吾門先生善教之公素無疾一日忽得疾執新臂曰吾不仕進有待於汝汝惟以孝敬忠謹自持庶幾立身顯名吾疾不起矣慎無忘吾言言畢而逝時洪武已巳六

月五日也公生元至正庚辰七月十二日享年五十葬縣之張白原金船峯之陽配許氏子男六人驎慶大鏞永兒新永任益保新洪武丙子舉于鄉起家長寧縣學教官上疏言時政陞雙流縣知縣有政績陞刑部主事再陞郎中河南布政司參議復入為武庫郎中所至以廉謹見稱女二人適桂德麒　仲輝孫男七人鳳儀迪登世通禹愉榜進士次逵進選遇孫女雲英適朱　曾孫女三人嗚呼公以孝敬仁信之德孚于鄉為鄉人所敬服可謂有德長者雖韜光弗耀而於既没之後有賢子孫以顯揚之獲受褒贈榮光赫然豈非天之報公也

哉惜予未得拜公而幸與新游景仰之私固不能忘迺叙次其言行如右而銘之銘曰

奕奕程宗著于新城善慶所鍾惟公之生廉訪之孫隱君之子承厥家訓稽經諏史既孝既友既信且仁撫孤恤卑周給困窮公之善行既孚于時未施其蓄豈終壽之龍華煌煌光賁玄壤天報公德毫髮不爽金船之陽繚其高原峙以佳城刻銘堅珉惟公子孫歲時至止展其孝思百世弗替

故永豐陳處士墓表

吉之永豐遷鶯鄉有著姓陳氏其先諱舜舉者自金陵

徙居焉世以詩書仕宦相傳至處士克良甫力本務善
隱居不仕有譽于鄉其子曰誠舉進士為兵部武選主
事卓然有聲於是處士之名益著處士諱美克良其字
性和厚自幼恭謹兄弟三人而處士居長孩童時過隣
曲親故之家凡飲食有味輙不食白以歸奉吾親與吾
弟是時二弟猶在襁褓也及長制行彌謹二親没哀毀
踰制蔬食凡三年撫二弟教之讀書以時婚娶又以孝
友稱處士者無閒言也處士公恕平直人有非義者輙
相戒曰勿令陳處士知之有爭訟者多詣處士質之為
引說道理剖析曲直聞者無不悅服恒語人曰忿爭者

心不平故耳能以心度人則心平而無爭矣縣行鄉飲禮令丞必請處士賓之賓位人以為當然處士以家世尚儒乃力教諸子以學誠既第進士為武選恒以書訓戒之諄切甚至宣德甲寅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九州郡閭里無少長皆哭之哀處士曾祖諱得甫祖諱與仁考諱至德俱有文行母李氏配謝氏賢淑有德子四人篤祐篤學篤棐篤叙誠即篤學也女一人適張孟集孫男二孫女三誠聞訃匍匐南歸以　年　月　日葬處士於鄉之　山奉翰林編脩鍾復之狀泣請予文表諸墓予嘗聞處士名而雅知誠之為人乃不可辭而竊有所

感歎焉昔應山連處士卒歐陽公以其孝友恭讓能賙恤鄉里教成其子終以布衣而應山之人哭而哀之為表其墓處士之行蓋無異於連處士也豈可使泯沒無傳乃述其大槩俾刻石墓上垂于不朽焉

曾子唯墓誌銘

太學生曾子唯卒其同舍友番禺縣令余素履於予告曰素履與子唯同里在太學時子唯卒無三尺童子在傍其力為之斂返其柩于鄉哀哉子唯也幸執事銘以垂諸不朽予亦為泣下曰子唯與予相友者十餘年矣今其亡也銘曷敢辭子唯幼穎悟善記誦詞賦人稱為奇

童弱冠力學不倦博覽子史及象山陸子之書歲授徒里中以選為郡庠生授書於危先生孟璞學易於謝先生原方二先生門弟子甚衆獨子唯秀出由是郡庠諸生咸推服子唯子唯退讓不自矜益勵志肆力為文章省憲臣至郡考課子唯輙居諸生之右既而上江西秋闈累試不利永樂七年貢禮部陞于太學甚有名譽再試應天府秋闈又不利人皆惜之子唯無毫髮介意力請歸省其母踰年還太學十一年車駕廵守北京明年子唯伴東南夷使者貢獻至行在予與之酌酒歡然而别又明年乙未三月二十八日竟以疾終于太學矣子

唯性孝友介直與人交始終如一平居循循然未嘗有疾聲厲色惟涵詠詩書以適其情嘗曰吾才不若人得分教一州邑與生徒講習討論使之有所造就足矣其雅素蓋如此於予子唯之言猶在也而子唯不可見也子唯生洪武庚戌得年四十有六葬里之　山娶桂氏子一人牛孫其先蓋自南豐徙居金谿之上冨里曾祖

祖　父　皆好學弗仕至子唯又弗大顯嗚呼誠可悲悼也邪銘曰

嗟嗟子唯其蘊也融其所積也克宜躋于崇而亢厥宗

胡命之窮嗇而不通其後也宜豐

故吏部文選主事劉公士哲墓銘

宣德五年庚戌五月二十三日吏部文選主事劉公士哲以疾卒𡙁時惟幼子及一女在側遑遑莫知所措而郎中盱江鄭公率寮屬致賻且經理其喪事而刑部主事劉紹鴻臚寺序班吳與貞力為相之會監察御史同里李昌自南京來始克歸其柩于鄉焉初士哲疾革時屬春坊中允吳餘慶狀其平生歷履俾予為墓銘予與士哲為同年友其疾也與太學士曾公諸君子往問候及卒又往祭而哭之以失此良友為恨尚忍執筆銘其墓哉然以士哲有遺命也豈敢固辭按狀士哲諱濟世

君撫之崇仁曾祖　祖　父原亨俱讀書樂善士哲自
幼穎敏端重為縣庠弟子員登永樂甲申進士第以選
為庶吉士賜還鄉續學尋召至京
朝廷方脩永樂大典俾馳傳歸取吳文正公四經纂言以
備編纂既至授山西臨汾知縣臨汾民貧多逋租苦吏
搒掠士哲下車悉縱之與約及秋乃輸官民欣然如約
皆無負欠有郭辛者最孝於母上其事得旌表其門閭
是時方營建北京躬率民丁五千人伐木五臺山撫綏
甚至皆樂於趣事以母憂去起復至吏部用翰林脩撰
吳公德閏薦陞浙江按察僉事持法無私錢塘稅課吏

以巡闌擅開官錢櫃踢之致死臬司按吏當償命士哲曰彼以私開官櫃吏踢之遂死是因公也不然亦誤耳由是吏得減死按巡屬郡聞化有豪猾吏呼為四虎者宿為民害悉擒之至溫台督軍士捕倭寇聞風遁去金華民夜投宿旅寓囊鈔百錠寄其家明日索之不還民訴於士哲呼其人詰之不服士哲曰料汝實不知但憐其宿汝家可解一衣償之既解衣潛使入持謂其母曰爾兒以衣為信取夜來人所寄鈔母即付與之其人慚懼乃遣其去寧波諸縣瀕海地不產木部符令採園可十餘尺者且時方東作士哲言于

朝得免居職三年風紀大振坐覈奏温州衛指揮不法語
大峻謫為民臨清洪熙元年監察御史賴英薦之起為
文選主事以廉勤自持選部稱為得人宣德四年蒙恩
賜敕命父原亨亦贈以主事母贈安人得請歸焚黃既
還朝遂得疾而卒士哲生庚申五月初七日春秋五十
一娶謝氏封安人側室傅氏子二人曰慈曰芭芭在京
師者女四人士哲性孝友直亮處心無阿曲為政知大
體與人交尚信義不以窮達易所守謫居臨清囊橐揭
然結草屋而居儲藥物玩古書以自適因號曰草廬云
嗚呼士哲之操行治績如此惜夫用而未究其志乃止

於斯寧不可哀也耶其葬以　年　月　日其地在

鄉之山銘曰

湜湜劉公操行潔白旣宰劇邑復典憲職才猷之施如

刄斯離宜奮而騫胡致其蹈旣極乃飛亦豈終阨贊佐

郎署名位方陟遽爾而終孰不悼惜才未竟用其德允

殖高山巖巖巃此堅石刻銘無休永永無斁

故刑部左侍郎樊公墓道碑有銘

正統八年癸亥春正月辛巳刑部左侍郎致仕樊公年

于其鄉訃聞

皇上以公舊臣遣官賜祭命有司治喪事卜以　年　月

日葬鄆城南飛折村先事公諸子奉敎諭鹿嵒之
狀來徵銘公官三品當樹碑墓道乃不可辭按狀公諱
敬字守一其先河南臨漳人曾祖號六翁從東平之壽
張祖諱榮從青州考諱誠始從濟寧之鄆城當元季山
東擾亂爲衆所推集義兵保障鄉里鄆人以安母氏
公穎敏好學補郡庠生洪武丁丑第進士授春坊司諫
改行人司副
太宗文皇帝纘承大統擢公鴻臚寺丞尋陞少卿拜爲鄉
禮儀爲之整肅永樂三年番船至廣東有厝方物者陞
公廣東叅政兼理其事公至盡革其弊宣布恩意以慰

遠人且撫綏廣民入朝拜左通政命令出納無所壅蔽
八年六師征沙漠公總督兵餉明年督工陶甎甓於衛
河西岸十二年又以征沙漠仍督輓運軍校違令者懲
之以法粮無乏絕至擒胡城又明年總水運營造材木
頻年服勞于外二十二年召還陞刑部左侍郎蒐剔宿
弊以清刑獄洪熙改元之初丁外艱起復清理淮西諸
衛軍伍運廣西征南粮餉取川蜀梁棟大材前後所委
俱奉璽書受命惟謹所至設施措置秩然有法人不知
勞而事皆辦集身歷五朝祇事
列聖凡四十餘年未嘗少有過愆宣德八年以老致仕居鄉

教子孫務學力足跡不履城府至是年壽八十祖考俱
贈嘉議大夫刑部左侍郎母贈淑人娶黃氏亦贈淑人
繼荆氏子男六人琦璲瓚玘珩珩登鄉舉先卒玘嗜學
今為邑庠諸生女二長適李福次適宣聖五十八代孫
孔公恂孫男洵漢濟濬孫女淑德淑貞未嫁魯孫男二
湘冲女二慶允靈芝俱幼公神氣清爽篤學強記善言
語好禮尚義不詭不佞其外若嚴厲而中則坦然既享
有名位且能知止足歸而終以高年其始終進退之善
蓋如此謹叙次如右而銘之銘曰
樊始臨漳徙于齊魯再徙鄆城自公之父公父侃侃為

鄉義在公力於學致身顯位列御藩佐納言之職寵任
惟專屬以繁劇漕粟瀚海伐材西川指麾成功不暴不
懲暨理兵籍暨典邦刑不懈惟勤不替惟明維時廷臣
孰踰於公謂公有為圖惟厥終乃懼滿盈乞身而歸終
以高年惟公其宜鄞之城南飛折之里岡阜隆然玄室
斯閟樹此堅石鐫刻銘文昭公之德永貽後昆

故明威將軍金吾後衛指揮張公墓誌銘

太祖聖神文武高皇帝受天明命龍飛淮甸虎賁鷹揚之
將如雲龍風虎翕然而興相與建立大功垂名後世而
大江之西則有若番陽張公尤偉然者也公諱顯字叔

達累功至指揮僉事而卒公之孫演手疏公勳績丐予
為銘予少聞長老稱公能文有勇力好揮劍馳馬果以
武畧致身於公蓋素所敬慕及今公卒為文誌墓以垂諸
不朽誼不可辭按張氏系出漢留侯之裔其後有居信
州者自信州徙番陽之東湖又自東湖徙安仁其地曰
若嶺則公十二世祖諱曰新也至公之祖諱立仁以能
詩鳴考諱子東博學工書贈武毅將軍神策衛千戶妣
李氏贈宜人公自幼慷慨有大志善吟詩好書史嘗讀
班超傳歎曰大丈夫立功名當如此日與諸年少習武
事或射獵馳騁人或誚之公曰士當平時尚文有事用

武令之時可局局自居乎方是時元政已衰矣未幾四方盜賊蜂起公與兄天啓首集義兵保鄉閭兄殁兵柄一屬於公會天下兵下洪都公乃說王溥率衆從叅政鄧愈歸朝公以驍勇充管軍總管從愈禽祝宗康泰繼討閩寇追禽偽元帥秀真歲甲辰天兵取贛州公率先登城以功克管軍千户明年克建寧又明年為洪武元年陞崇仁衛千户授武德將軍從都督耿公守太原平陽從曹國李公征迤北敗虜帥脫列伯已而出天城白登敗迷赤國公之兵至三不剌又敗王保保之衆還駐北平復出大石崖五峯山卒與虜遇公獨躍馬突陣斬

勇數十人敗武德衛千户從征察罕腦兒還領騎兵累
大寧釣水崖有功賜世襲誥命加武毅將軍西平侯沐
公討西番公為前鋒渡西黃河天大雪虜圍我軍急公
與敢死士力戰潰圍而出而公亦身被九創還朝
太祖親勞之命太醫賜藥而公之創日甚詔令公長子保
襲職為通州守禦所千户公遂還鄉時洪武十四年也
明年起公至京師創亦愈擢知雲南麗江府是時雲南
初平徵武臣年高者往治其民公至為政寬恕教民以
詩書禮讓民乃大悅攷績銓曹以課最見稱詔嘉之又
錄其舊勲陞金吾後衛指揮僉事階明威將軍尋命守

昌國溫州二衛修城池練軍士全行政舉以年老乞身
詔許公致仕乃角巾藜杖南歸開別墅於番陽之新安
里日與故老子弟賦詩酌酒泊然自得公性倜儻而敦
尚孝友不事奢詡自起義兵以來身經百戰至享有名
位未嘗自矜喜有語公曰與公同歷戰陣多為侯獨公
位有不稱公曰是有命也顯赫甚者或畨其後吾今日
優游田野庇及子孫豈不愈於彼乎聞者賢之平生所
著詩文有集藏於家生元丁丑五月二日永樂甲午八
月二十日以疾卒壽七十有八配劉氏封恭人子男四
人長保陞涼衛千户先公卒次和次用次弘皆好學有

才藝女三人王恕黃鑑鞠剛其壻也孫男六人長演襲
神電衛指揮僉事次喜德允德董德志德景德曾孫男
一人曰祐曾孫女六俱幼以卒之年月葬若峯先塋之
之次嗚呼公發有文學乃投筆立功名致貴顯所謂際
會風雲聲施當世而慶流子孫者公其有之或謂不稱
其功者未足以論公也敘而銘之於法為宜銘曰

惟我

太祖受命自天龍飛淮甸神武赫然熊羆之士鷹揚之臣
雲合而從以建大功惟公桓桓留侯之裔搢經讀史卓
有大志投筆而起奮其忠誠殄絕諸兇南服底寧乃從

大將屢伐殲虜轉戰萬里深入其阻陰山之北黑水之
涘歃血累創戰必誓死凱還大庭勞賚有恩賜歸于鄉
憫其勞勤公歸踰年有詔起公之再來髮白顏童擢
守南詔惟公舊人加秩金吾惟公之勳公惟耄矣乞身
南歸壽考是宜公享壽考終始無愧有位有名有孫與
子伐石勒銘樹之新阡嗚呼公德垂千萬年

故徵士黃公墓誌銘

徵士黃公諱禮字仲迎別號耕叟正統丙寅　月
日以疾終壽七十有三明年冬葬於公別墅白馬鄉碩
村之山其孤廷恕奉進士王芳之狀遣人北上請銘黃

為大族其先居盱之官溪唐末諱表者為撫州節度使兵馬留後表之後應龍台州守吳老國史編脩俱有名德子孫以簪纓相傳至公之祖諱滎為贅壻於金谿曹氏遂家邑學之南黃之居金谿者始於滎也滎之子諱真質儒而性介直公之父也公兄弟二人公居長端重寬簡幼學於其從父彥昭甫繼從訓導葛仲貞先生遊勤學工書楷喜賦咏而不求利達奉二親孝處兄弟和二親棄養事繼母益謹居鄉交友待人誠信愷樂未嘗有疾聲厲色見市井浮薄者棄之鄙之有善行者尊之貧匱者賙之以財乙卯歲歉盡發所儲粟以賑饑者鄉

人感其惠縣令欲舉其才行團辭以家富產業辟充賦

税長辭弗獲徵科以時不擾於人上下宜之嘗營別墅

於石村鑿池種花竹構居置腴田督僮僕耕耘故號曰

耕叟乃以税賦事任諸子徙游石村其村之人喜而相

迓還舊居則邑之賢士聚而相迎候不嗜酒待賓客必

欲其盡醉訓子諄諄然以立心務忠厚讀書繼前人為

言公之制行蓋如此娶既氏甫賢德先公卒子四人長

廷恕次益慶衍慶三保女一人適李燦孫男十六人孫

女四人予與公居同里授學於彥昭甫嘗同筆硯知公

為詳既仕于朝不相見凡二十餘年以奉詔歸省始得

會晤別又二十年矣方圖休致與公遊憩泉石以敘情好而公遽逝矣惟公之行誼異於流輩宜大書以昭其幽



振學齋